

風雲再起

上官云飞 著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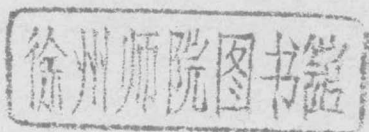
I247.5 105566

<1953.3>

风云再起

(三)

上官云飞 著



中国工人出版社



22282101

十五

于剑峰扶着褚玉钏走了一程，褚玉钏实在走不动了，她不但体力难支，而且双足起了水泡，疼痛不堪。

但她却是外柔内刚，心性强毅的姑娘，咬紧牙关，死命支撑。又走了数丈，褚玉钏头脑间天旋地转，身子向前倾仆。

于剑峰一手抓住，暗运内力托住她，转眼一瞧，只见她面色青白，双目紧闭，敢情已昏迷过去。

他胸中泛起无限怜惜，心想她本是富贵名门的闺秀，何曾吃过这等苦头？最近种种遭遇，莫不是被自己所牵累。

这么一想，更是歉疚。这刻大道上，不时有行人车马来往，他可不便抱起她往前走。

当下仍然暗运内力，托住她的身躯，加快速度向前奔。

旁人眼中，除了感到这对年轻男女太过大胆，公然牵扶而行之外，却是不易瞧出女的业已昏迷。

转一个弯，两丈外的树影中走出一人。

于剑峰迅速奔过去，向那人沉声道：

“快躲到树林内。”

三人一齐隐入林中，于剑峰又道：

“井兄你身上血迹斑斑，不可在大路上现身。”

于剑峰把褚玉钏放在地上，让她靠树而坐，挥掌悬空连拍五下，掌力震动她身上五处穴道。

褚玉钏顿时长长透一口气，慢慢睁开双眼。

她忽然见到面前的人竟是于剑峰和井温，登时惊讶得连双足剧疼也忘了。

井温躬身行了一礼，道：

“鄙人无能保护姑娘，使你受此惊吓痛苦，惶愧之至。”

褚玉钏道：

“我们大家安然无恙，大足快慰……啊！你受伤了？”

井温道：

“已经没事啦，多谢姑娘关怀。”

于剑峰脱下外面长衫，道：

“井兄请披上此衫，立刻去办一些事。”

他迅速地嘱咐了好几件事，最后道：

“安顺说已向你们下过毒，这话不可全信，亦不能不信，我们当急之务，就是解决这个问题。”

井温不敢多问，依言匆匆奔去。

于剑峰向褚玉钏道：

“请你咬牙熬一熬，井温兄若是办妥各事，不久便可以设法使你脱离痛苦了。”

他一面说，一面抽出长刀和芙蓉剑，握持手中。

褚玉钏觉出紧张的气氛，便不敢做声，只点点头。

目前他们好像尚在风雨飘摇之中，随时随地会送了性

命。因此，褚玉钏根本无暇想及家里，也不便询问要到何处去。

时间在静寂中溜走，于剑峰一直如临大敌般握刀持剑，在四周巡逻戒备。

忽然听到有车声停在林外。

接着井温的声音传入来，道：

“于兄，可以走啦！”

人随声现，他手中挽着一个包袱进来。

他们的动作非常迅快，出林之时，于剑峰已换回长衫，另外用一件宽大的衣服把褚玉钏连头带脚都裹住，抱在手中，奔了出去，一下子跃入车内。

井温亦已换过一套干净衣服，外表上看来很是斯文。他跨上前座，向车把式点点头，马车便迅快驶行。

约莫过了两顿饭之久，马车在一个码头停下，随即驶上一艘宽平的渡船。那艘渡船不等别的客人，一径启程。

混浊的河水拍打船身，发出有节奏的声响，不一会，渡船已驶到河中心，但见浊流滚滚，四望甚是辽阔。

蓦地一艘快艇从波浪中驶到，一径向渡船撞来。

马车内的褚玉钏看得清楚，方自大惊失色。

于剑峰已道：

“咱们下车吧！”

她下得马车，但见那艘快艇已贴着渡船前驶。

井温自先跃过快艇，于剑峰托住褚玉钏玉臂，轻轻一跃，都到了艇上，三人先后钻入舱内，快艇随即顺流而下。

褚玉钊双足疼不可当，已没有心思理会这种奇异的安排。

三人在舱内一言不发，那快艇顺着河水疾驶。

不久，已行驶了十余里路，忽然靠泊在一个河弯内。

于剑峰眼看褚、井二人藏好在树林中，这才独自去了。

褚玉钊忍不住问道：

“我们到哪儿去？”

井温摇头道：

“鄙人不知道，但这番周折，却可以使对头耗费许多工夫，那渡船马车快艇都得到重酬，加上鄙人露一手武功的威迫，想来不敢不依言行事。”

褚玉钊问道：

“你要他们怎样？”

井温道：

“渡船只须直驶黄河对岸，马车则迅即北上。敌人查出马车上没有我们，唯有回头再找那艘渡船，把赶车的供词作一对证，这才晓得我们当真乘快艇离开，但他们仍不知我们是顺水东去，还是逆流而上，所以人手必须分散。等到他们查出那艘快艇，因而得知我们在这儿上岸，无疑已须数日之久，那时节，我们又不知已到了什么地方啦！”

他们边谈边等，过了一阵，数丈外传来车声。他们都警觉沉默，但眨眼间于剑峰已出现眼前。

却见他已变成农家少年装束，手中还拿着两套衣服，笑道：

“总算事事如意，换上衣服就可以走啦！”

井、褚二人换上衣服，井温还取出准备好的假胡子，登时变成一个乡下老头子。褚玉钊外面加上乡下人衣服，戴上斗笠，有如乡间十四五岁的孩子一般。

三人走到路上，但见一辆骡车，乃是乡下人载物的车。

井、褚二人都坐在车上，可以浏览四周景色，倒也悠然自得。

褚玉钊一辈子做大小姐惯了，哪有机会乘坐这等骡车。

而且又与朱、井两人同行，他们都是江湖豪客，这等人居然与她共患难同生死，可真是做梦也想不到的。

骡车一路摇晃，终于回到了洛阳，井、褚二人都不晓得于剑峰葫芦中卖什么药。

但见骡车在街巷中绕来绕去，最后停在一间屋子前。井温四下一瞧，甚是荒僻，却见于剑峰扶了褚玉钊，上前敲门。

一个老人家出来应门，于剑峰回头道：

“井兄且等一会，顺便把风。”

井温道：

“好。”

心中却甚是狐疑，暗想此地不知有何隐秘，竟要把风？

于褚二人一径走到后进，厅中有一位枯瘦老者，见了于剑峰，便露喜色。

问道：

“你可是诛除了我那两个孽徒？”

于剑峰先让褚玉钏坐下，躬身道：

“晚辈无能，目下尚未办妥此事。”

他接着向褚玉钏道：

“这一位是康神农老前辈。”

又转头道：

“这位是褚玉钏姑娘，受晚辈连累，以致吃了不少苦头。”

原来他以前说过，定要诛杀了沈千机、计多端两人之后，才再到此地，故而康神农有此一问。

老人定睛望住褚玉钏，顷刻才道：

“好漂亮的姑娘，而且福泽深厚，你的眼光真不错，选得她为妻。”

于剑峰吃一惊，只怕褚玉钏会着恼，那知转眼望去，褚玉钏虽是红霞染颊，却微微绽露笑容。

他心中一宽，只听康神农又道：

“褚姑娘，你身上感到痛苦是不是？但不要紧，老夫在此，天下间任何病毒都得退避三舍。”

褚玉钏这才晓得于剑峰带她来此的用意。

于剑峰正要开口，忽听康神农惊讶地噫了一声，睁大双眼，在她面上左瞧右望，褚、于二人不敢作声。

等了一会，老人才道：

“原来如此，原来如此。”

于剑峰走过去，推动轮椅，使老人贴近褚玉钏，而她

这才知道老人竟然双足残废，坐在一只轮椅上，下半身用一条厚厚的毛毯盖着，顿时心下恻然，暗想此老不知何故竟变成了残废？

康神农年纪甚大，不须避嫌，拉过她的纤手，一面诊查脉象，一面更仔细地观察她面上的神色。

于剑峰从老人沉凝的面色中猜不出凶吉祸福，这等事非是他能力所及，所以不由得紧张起来，一颗心跳得更剧烈。

康神农诊看过脉象气色，回头道：

“把老夫推到窗边。”

于剑峰如言做了。

然后他在椅后肃然侍立，不敢做声，生怕扰乱老人家的思路。

过了片刻，康神农仰望着窗外的天空，缓缓道：

“褚姑娘身上已中了一种奇毒。”

于剑峰道：

“老前辈也这么说，可见得这等毒性甚是奇怪。”

康神农回头笑道：

“你聪明得很，一语道破，这等毒性果然奇怪，虽说能令人体质衰弱，减短阳寿，但总是与一般毒药性质不同。”

于剑峰恭谨地道：

“晚辈愿闻其详。”

康神农道：

“那是一种产自南疆的毒草，经过独门手法提炼，再

加上三样药物制炼而成的药粉。这等毒药的作用极似蛊毒，依份量多寡，按时发作，或是寒热头痛，或是全身酸痒，四肢无力，又或是腹痛之极，宛如肠断，但厉害之处在于按时发作，使人似觉中蛊，惊怖欲死。”

他微微一笑，又道：

“久在南疆苗峒行走之人，提起蛊毒二字，莫不魂飞魄散，极是惊怖，这等毒药，就是用以镇吓不谙此道之人，但在北方很少人识得蛊毒，施用这等药物，难收心理上的奇效，褚姑娘怎会中了此毒，实是令人觉着费解呢！”

于剑峰道：

“老前辈果然不愧一代宗师，此事谈起来相当曲折。”

当下简扼地把笑里藏刀安顺的事情说出，最后道：

“安顺用了这种奇药，又言明曾经下毒，这一来药力发作之时，非深信他的话不可，一样可以制造出心理上的压力，例如他对付我另一个朋友，也是说下了毒，还赠他一颗解药，让敝友感到异状时才吞服解药。此是一种千里外杀人的手法，用心之险恶诡诈，天下罕有。”

康神农道：

“这就是了，老夫身上尚有十颗‘涤毒丹’，通通送给你，再传你一种迫毒针法，若是毒性甚浅，单用针法就可解治，稍重的用药，最重的针药兼施，大概天下任何奇毒你从此都能压制得住了。”

说罢，他在轮椅下面摸出一个小小瓷瓶给他，又传授针法。

据康神农的说法，这种迫毒针法大半是靠那“阴极针”

本身的疗效，普通针灸用的针没有什么大用。

这时一个中年妇人捧了一盆温水进来，放在角落。

康神农交给她一点药末，洒在水中。

然后让褚玉钊在那角落里脱鞋解袜，双足浸在温水中。

褚玉钊那么娴静稳重的人，却也不禁叫了一声“好舒服”。原来她不但双足疼痛立止，甚至连全身酸痛疲倦亦一扫而空。

忽然那老家人匆匆进来，禀道：

“门外那人却要见于公子，说有急事。”

于剑峰回顾一眼，把康神农推到窗下，道：

“晚辈在窗外和那人说话，有烦您老瞧上一瞧，假如他中的毒与褚姑娘一样，那就不要让他见到您老人家了。”

老家人得他吩咐，匆匆出去，不一会，已带了井温进来。

于剑峰在走廊上相迎，问道：

“井兄见到了何事？”

井温道：

“实在情形不曾眼见，但这刻洛阳城已天翻地覆，兄弟在街上一打听，据说是有人大闹洛阳，本府的三家豪族都死了好些人，好像说还要去闹本省三司衙门。刻下兵马业已奉命发兵保护各衙。”

于剑峰道：

“什么人如此大胆，这岂不是造反了么？”

井温道：

“不错，但即使是造反，也不能使全城老百姓如此哄动，彼此奔走相告。敢情是本府三大豪族由来势力甚大，一向横行霸道，这次死了好些人，据说都是平日最凶横之辈。”

于剑峰道：

“原来此举是大快人心，井兄可查出这一路人马是何来历么？”

井温道：

“查到啦，就是贵友铜面凶神佟长白的杰作，他单身匹马，闹完一处又一处，想是疯了。”

于剑峰略一沉吟，道：

“本来以他的武功，尽可横行，但目下洛阳城内高手云集，咱们非出头不可了，请井兄仍到门外守望，兄弟马上就出来了。”

井温正要出去，于剑峰却向他讨过安顺给他的解药，看他走了，才转身入厅，把丹药交给康神农。自己却走到褚玉钊背后，道：

“褚姑娘，目前暂时不能送你回去，只好让你在这儿委屈一些时候了。”

褚玉钊回头微笑道：

“你要走啦，是不是？”

于剑峰给她一粒涤毒丹，道：

“是的，我得赶快去办好这些事。”

褚玉钊又是微微一笑，心想：等到你把事情办好，我还能回家么？但她却没有说出来，只道：

“祝你马到成功，百事如意，我在这儿很好，你不用挂意。”

于剑峰实在没有时间加以考虑，说一声“姑娘珍重”，回身走到康神农那边。

康神农道：

“此药含有剧毒，服者必死，看来是出自南疆名家之手，极为珍贵。”

于剑峰讶然道：

“一粒毒药有何珍贵可言？”

康神农道：

“此药珍贵之处是在于使用之时，可以投入酒菜茶水之内，即时溶化，无色无味，毒性至强，若是投入井中，可以使千百人中毒。”

他眼见于剑峰露出十分惊讶之容，好胜之心大起，轩眉一笑，道：

“但此药最大的缺点是不能令人即死。老夫的秘制涤毒丹只用一粒，化开一大缸水，每人只饮一小杯，即可解毒。”

于剑峰大喜道：

“这样说来，还是老前辈手段高明得多了，只不知敝友可曾中了假蛊毒？”

康神农点点头道：

“你用金针迫毒之法就行啦！不过他若是服下这一粒断肠毒丸，两种药性一合，神仙也救不活他了。”

于剑峰心中叫声“好险”，暗想若非自己以传声之法加

以阻止，井温恐怕已死去多时了。

当下拜别过康老人，迅快踏出康家大门。他让井温在车中坐好，取出皮套，掣出阴极针，道：

“请井兄闭上双目。”

井温如言闭目，但觉脑后及背上微微一麻，紧接着心胸烦恶，腹如雷鸣。忍不住放了一个大臭屁，极是响亮。

却听于剑峰道：

“好啦，咱们走吧！”

井温一跃而起，但觉身体全无异状，竟不知于剑峰在自己身上弄了什么手脚？

两人一道奔去，但见街上之人甚是骚乱，许多胆小怕事的店家把铺子关起来，怕的是城内这么一闹，有些流氓强盗，趁机打劫财物。但街上的人比往常更多，呈现出一片混乱。

霎时间奔到一处，但见一座极大的衙门，气象森严，门前那一大片广场上布满了一队队的官兵，戈戟映日，戒备得异常严密。但广场四周挤满了各式各样的老百姓。

于、井二人刚刚奔到，只听东北角那边许多人高叫“来了”，同时人群大乱，裂开一条极宽的道路。

转眼间一个极高大的人手提钉锤，迈开大步走来。他的身量比常人足足高上一个头有多。

但见他面如古铜，又死板又凶恶。他跨入广场，眼见许多官兵阻住去路，竟然不惧，仰天厉声大笑。

这一阵笑声既响亮又狞恶，四下连官兵带百姓不下数千之众，都听得清清楚楚，觉得很可怕。

这个凶神恶煞似的大汉自然就是佟长白，他瞪大凶眼，向数丈外的一队军士追去，狞声喝道：

“挡咱者死！”

恰好一根径尺的石柱竖立在他右方数尺处，佟长白抡起钉锤，在头上挥舞一圈，发出“呜”的一声劲响，紧接着向石柱击去。

“砰砰”巨响一声，火星及石屑四溅，那根石柱上面三尺长的一截，硬是击断了，应钉锤飞起。

这半截石柱竟飞起两丈余高，“隆”一声砸在地上，恰落在那队军士前面，把极坚硬的地面砸了一个坑。

那一队军士人人胆寒色变，不约而同地往后退了数丈。佟长白这一记钉锤断石无人不见，尽皆骇然，陡然间变成一片静寂。

此时人人皆知这凶汉冲向衙门的话，官兵虽多，但这凶汉还不是有如虎入羊群一般？

正当这异样死寂之时，突然间接连三声佛号起处，人群中奔出三个僧人，这三个僧人，身材雄伟，气度不凡。

头一个年约在五六旬之间，手持一根粗如鸭卵的禅杖，另外的两个年纪较轻，都提着一柄方便铲。

他们奔到离佟长白不及一丈之处，停下脚步，为首的僧人，又朗朗宣一声佛号，道：

“贫衲听说檀越今日大闹洛阳，又扬言要侵扰官衙，初时还不敢置信，却不料檀越真来了。”

佟长白见他话声含气敛劲，分明是内家高手，也可不敢过于轻视，冷冷道：

“你们是哪个庙里的和尚?”

一个年纪较轻的和尚应道:

“我们是少林弟子，这一位是法音大师，我是第三代弟子大行，这个是敝师弟大业，檀越高姓大名?”

佟长白勃然大怒，眼中凶光四射，狞声道:

“你们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?”

大行和尚正要接口，法音大师已摆摆手，阻止他说话，道:

“阿弥陀佛，贫衲等自从托庇佛门以来，向在寺中清修，山居之人，罕得与闻世事，檀越身手卓绝，我等异常仰慕，却当真未识檀越高姓大名。”

他说得既谦恳，又有道理，人人得闻，都感到这法音大师定是有道高僧。

但佟长白却不管这一套，厉声狞笑道:

“放屁，等老子砸死你们这几个秃驴，少林寺就不会不认识咱了。”

原来他深知少林寺乃是天下武术源汇，武林独尊，以此耳目众多，宇内之事无有不知。他铜面凶神佟长白形貌特别，少林僧人自应一望而知，这三僧之所以说认不出他，一定是自负出身，好贬低对方的身价。

他这一当面辱骂，法音大师只沉重地哼一声，但身后的大行、大业二僧，可忍不住了。

大行怒道:

“你敢骂人?”

大业忿忿喝道:

“好一个凶蛮之人，今日非加以教训，挫一挫他的气焰不可。”

他这话自是说给法音大师听的。

佟长白敞声大笑，道：

“就凭你们这三个秃驴么？”

法音纵是泥人也有土性，提高声音道：

“孽障，孽障。”

他自幼出家，除了参佛就是练武，到现下 60 岁的人，竟不懂得如何骂人。

佟长白跨开大步，迫到切近，厉声道：

“你们是跪下求饶？还是要老子挨个儿砸死？”

大行、大业双双抢出，护住法音。

佟长白更不多言，健腕一挥，“鸣”的一响，钉锤荡起来，向左边的大业砸落。大业抡起方便铲，迅快迎拍。“当”地大响一声，两件兵器硬拚了一招。大业和尚竟禁不住震退了两步。

佟长白健腕一沉，那只钉锤“鸣”一声改向大行光头砸下。又是一声震耳大响过处，大行和尚退了三步之多。

井温低声道：

“这个和尚更不济了。”

于剑峰道：

“不是他不济，是佟老兄锤上力道增强了，他向来是一锤比一锤厉害，第三锤才是他真正的气力限度。”

但见佟长白旋舞钉锤，在头顶上发动劲厉刺耳的呜呜声。